



# 别样校名

洪佳钦

走进晋江市永和镇,发现全镇24所村居小学的校名,大部分并不取名为村名。这样富有内涵的校名生成,往往是学校创办者对“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深刻思考与表达。其实,这也是校训精神之所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育人是需要源头活水的,水活,才能源远流长。永和镇部分小学基于校名内涵进行校训创新活动,就是把准了源头活水这一脉络,真做文章,真来彰显,从而实现办学理念的一脉相承、校园文化的夯实与丰富。在人们的脑海里,每每浮现出一个个校训,总会感受到不同而各具特色的育人之道。

“启蒙明德,博学阅成”。永和镇巴厝村的启蒙小学,创办于1919年,由旅菲侨亲、辛亥革命功臣林景书先生独资创办,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取校名为“启蒙学校”,有“启蒙之所”的意思。不忘过去,启蒙小学凝练出了校训的前四个字:“启蒙明德”。立足当下,秉承“做最好的读书人”的办学理念,进而形成校训的后四个字:“博学阅成”。这样继承与创新的校训,让学生能从小自信地编织着未来,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校训文化育人。

“善学至茂,德行聚峰”。育人总是同中求异,才能独放异彩。永和镇茂亭村的茂峰中心小学采用德育知行统一原则,立足“立德树人”,将校训提炼为:“善学至茂,德行聚峰”。“茂(才)”是培养的目标,“善学”是培养的过程。如“峰”般的高尚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德行要聚少成多,经历日积月累的过程。茂峰小学制定校训的过程同样也遵循了“知行合一”的原则。学校通过基于“立德树人”内涵的深度解读,成为师生行动的准则,具有促进德育实践的明显效果。

“博学万象,雅润千峰”。这是永和镇上宅村象峰小学的校训。博学指广泛学习,使学识渊博,万象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或景象。雅原指合乎规范的、正确的、高尚的,引申为高雅、文雅等义。雅指向气质与气度,是静雅校园环境,高雅的文化氛围和卓雅的人文素养,是学校文化内涵的展示。校训意在倡导象峰小学全体师生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地学习,博采众长,积淀渊博的学识,涵养美好的品格和气质,使得广大象峰学子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能达到雅的境界。为此,象峰小学围绕校训精神,以博雅为校园文化的核心,致力于淬炼博雅教师,培养德雅、文雅、健雅、美雅、技雅的博雅少年,构建博雅班级和校园。

“德如玉,学如溪”。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根本。儿童是校训的育人对象,因此,以儿童认知心理特点为依据是校训传承与发扬的根本。永和镇玉溪小学的新校训是“德如玉,学如溪”。“玉”成美德之行,“溪”系连绵之水,喻学无止境。从“玉溪”校名引申而出校训“德如玉,学如溪”,致力于培养师生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品性,海纳百川、广学博爱的胸怀,滴水穿石、自强不息的韧性。新校训将抽象的“美德”比作“玉”,将学业的进步比作“溪流”,在贴近儿童认知规律的同时,也将教育寓于无痕。

“学永于启,善和与初。”这是永和镇马坪村启初小学的校训。学校希望借助校训让学生明白,学习是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坚实的起点;也让教师明白,开启学生的学习之路重在思想启蒙。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文字浅显易懂,道理清晰明了。正如谚语“一年之计在于春”,强调了春季此节点在一年四季中所占的重要时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揭示了人的初始状态,也暗示其所需的恰当教育之法。校训遵循认知规律而告诫师生: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之始,重在启蒙之“启发”,重在一切的开端。条理清晰的校训有助于学生理解学校文化的内涵,“启”与“初”的含义从一开始就铭记在学生的脑海中。在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学生对于启发与开端的意蕴会更加理解。从简约到深入,这符合儿童的思维认知规律。

百花齐放,殊途同归。永和校园的别样校名可以说是和校训融合的典范,使学校在校内外更有辨识度,更有利于特色校名的传播与记忆!

# 韶华不负追梦人

蔡安阳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题记

## (一)记忆中的他

走过一座桥,很普通的一座桥,人流不息,车轮滚滚碾压,却依然躬身矗立在水流湍急的河滩,这让我想起了他;乘坐一条小船,很小的一条船,迎来送往,穿梭不停,这让我想起了他;一撇一捺写一个“人”字,虽简实繁,让我再次想起了他。

他是谁?是点亮我学海的灯塔。他是谁?是指引我攀登的路标。他是谁?是我儿时的梦想,是让我不断追寻和模仿的对象。在这个特别的秋日里,我情不自禁想到了他。

那是多少年前啊,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孩童的时候,每天早上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满怀期望,全身充满能量地走进校园,坐在教室,仰着头,一脸期待地望着站在讲台前的那个他。我期待着他微微的点头,期待着他认可和鼓励的眼神,期待着他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他。虽然他总是板着脸,一脸严肃,但这丝毫掩饰不了他对我们的关心。他总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服扣子永远扣得整整齐齐,即使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奔跑,也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他被星戴月地工作,却总是精神饱满,无论是清晨、晌午、傍晚,我从没有看到过他打哈欠、伸懒腰、揉眼睛,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为人师表”。除了教书育人,他时常沉浸在读书和学习中,他用行动告诉我“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的道理。就是他,用双手托起一轮轮金色的太阳,捧出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每当我望着他的眼睛,我仿佛能够看到江河湖海乃至浩瀚宇宙……那时候我就想着:“长大后,我要成为你!”

我的梦想,自那时而起!

## (二)现实中的我

秋风起,树枝摇曳着剪碎夕阳。我漫步在光影斑驳的校园,远远望着那身穿校服的孩子,一个个,一群群,如同小雀儿般蹦跳着离开校园,投入父母母亲的怀抱,不由得,一股暖流从心中汩汩流淌,思绪也跟着漾起涟漪。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的,如今我站在曾经属于你的三尺讲台上,手握粉笔,默默地书写着平凡的人生,平平淡淡,无怨无悔。你问我,为何愿意承受这份平淡?我笑了笑,脑海中闪现的是讲台下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如夜空中明亮的星星,闪烁着求知的光。我宁愿守候着这份星光,做寸寸成灰的烛火,即便韶华不再,即便道路曲折,即便一世清贫,但我依然深爱着我的工作。

逐梦路上,我的脚步铿锵有力!

## (三)未来的你

你站在那儿,望着我,就像我望着他,真是有趣的轮回。你告诉我,你的梦想就是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民教师。我问你,怕不怕苦。你说,你在我脸上看到的只有幸福的笑容,没有苦恼和疲惫。我问你,会不会厌倦日复一日的教学。你说,不会!每一位学生都会带给我不同的惊喜,而我也要像老师一样不断学习,挑战一切不可能。

我惊叹你的觉悟,更为自己有了接班人而无限欣喜。“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我相信,总会有人义无反顾,钟爱着这份太阳底下最神圣的工作。韶华不负追梦人!



老街寻迹(国画) 杨新榕

# 人间过往皆是情



李丁玲

芸芸众生中,有时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是不需要理由的。抵达之后,才相信缘分之说。当我行于这条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仿佛穿越历史春秋,看到足够令我一生回味的风景。后港古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兴盛的后港街,一度是惠南乃至惠安地区最繁荣的地方之一。相逢的刹那,便让我有如褪去那城市的锦衣华服,与这里质朴的时光同步。

伫立在街口以及坍塌的老石屋口,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出现在我们眼前,仰天的树干守着古街一寸无涯的时光,静静地讲述古街风雨的从前。而树根却穿过石屋墙壁,深扎在这片土壤里,坚韧而又有力。根上滋长着苔藓,仿佛刻意地珍存一些不该丢失的片段。

都说过往是有情的,老树的情扎在巷口,它见证了古港老街的兴衰。它是有记忆的,它记得来时有着怎样美丽的相逢,也记得去时有着怎样的悲凉。历史的车轮无法迂回,但我们可以通过陈祥江先生《兴衰三百年 古街终成城》一文去追溯15世纪初的古街。那时的后港是当地“墟日”交易场所,附近居民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都在这里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贸易市场,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后来由于郑成功反复

陈文武

立秋早过了,可酷暑的余威犹在。中午前后,“秋老虎”肆虐犹在。俗话说:“立秋不秋,过了处暑才是秋。”处暑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随之而来。唐代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可算是咏秋的经典,“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场凉丝丝的秋雨,山谷好清新,傍晚倍儿爽。

城里人大多住在高楼大厦里,只能慨叹王维的秋夜景致:明月、清泉、竹林风、小渔船……别一味艳羡王隐士的明月清风夜,其实小城的秋天也不乏佳景,虽不及空谷的奇景妙象,但也可让人驻足玩味、留步咏叹。譬如秋晨即景,“王孙自可留”。

凉爽好个秋,我钟情秋晨,不只是晨练,还有“忘言的真意”。当窗外香樟枝头鸟儿的清唱传入卧室,当清晨第一缕温暖的阳光射进窗台,当小区保洁员的塑料桶响地响起,当雄鸡的高啼隐约传入耳边,我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到外面走走,不想再“躺平”。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小区的西面原是一大片旱地,一条小溪自西向东蜿蜒流过。我从遥远的乡村客居小城好多年,“惊鹊”“鸣蝉”“稻花香”“蛙声”早成过去时。小区的旁边这块还未被高楼大厦侵占的土地,还能唤醒我儿时乡野的记忆。走出钢筋水泥的丛林,漫步大街、人行道或菜地旱土,亦可邂逅不少佳景野趣。

秋晨令人沉醉。晨曦,商住小区旁的路上鲜有车辆,没有刺耳的鸣笛和噪杂,只有芒果树上的鸟雀在嬉闹欢唱。出小区大门往左,路的左边有碧绿的香樟树,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右边是街道办的西面围墙,深绿的朱槿蔓延围墙,枝头喇叭状的红花尽情绽放,修长的花蕊,美艳诱人。

马交儿汪洋恣肆,疯狂扩张。繁茂的枝叶,如绿毯覆盖好长一堵墙,有些还攀援到办公楼高处的窗台,成为天然的绿帘。素雅的小白花点缀绿叶中,黄色的花蕾引来无数的小蜜蜂。“带声来蕊上,连影在香中”,一片多么热闹的世界!

往北左拐入另一条长街,这条笔直的道路有两公里长,两旁挺立

明,清廷于1658年颁发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后港贸易市场随之消失。公元1683年,施琅将军率军收复了台湾,沿海恢复平静。清政府解除了禁海令,后港逐渐恢复了贸易市场,散居在外的乡人又相继回乡。

嘉庆三年(1798年),地方长老和士绅出面集资开始兴建后港古街。街道总长约400米,依南北分成三个区段,北段称顶街,中段称中街,南段称下街,中段称中街。每个区段各建楼房二十四座,整条街道共建二层楼房七十二座,底楼店铺72间。每座楼宽一丈二尺,深三丈六尺,楼与楼之间同合一堵墙,且中间有小门相通。底楼前为店面,中为棧房,后面作为厨房使用,卧房和生活区设在二楼。每座楼的后门都有密门和倒卡门,起双层防盗作用。街巷之间设有后门,十分严密。因发展的需要,以后又建八间头、七间仔、鱼巷等。具有闽南风格的古街有五尺宽的骑廊,一丈左右的街道,上铺有石板或鹅卵石,既美观又经济。民国后期,因居民生活需要,又陆续扩建山后尾和海后尾,进一步扩大了古街的规模。从那以后,这条街便成了风靡一时的贸易市场,吸引了无数客商。

然而世事变迁,由于战争,海上运输成半瘫痪状态。为不遭受日寇的骚扰,古街人民自断通往外界的道路。就这样,海上的货物进不来,陆上又运不出去,从此古街的生意就进入了衰退期。1949年后,当地政府及群众一度想复原古街,希望能延续过往的繁华与荣光,但行走的脚步却无比寂寞,寂寞得只剩下

时光的影子,古街从此衰败荒废。但古街那些先人奋斗不息的脚印却深深地烙印在这条长街的每一寸土地上,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永不停歇。

仰望苍穹,行走在具有闽南风格的五尺宽骑廊里,目光穿透斜逸在草庵,原凉或禅悟不透偈语枉费了一场修行的真见

梦似骀驹惊明月,心如红叶染青山。在这条400多米的古街里,隐约听得到熙熙攘攘的叫卖声远远近近地传来,惊醒了我对古街悠悠神韵的向往。这朴素老道的时光剪影,有那么一刻令我心痛,我不知道我前生是否来过,或者我也在怀念当年往事。这里的一切让我倍感熟悉,熟悉得像遇见一位久违的故人,无须言说便已懂得。懂得她过去的幸福,现在的沧桑,亦懂得她明日的追求。

一切有情,皆为过往。当我转身离去时,一片火红的炮仗花在斑驳的墙上开放着。我凝思着:来年当我再次来此地时,这里的一檐一瓦,一尘一土,是否会还原成古街曾经的辉煌,让更多的后人可以瞻仰她前世的容貌呢?

向右拐,就踏上了那条新修的大马路。路两旁的人行道都新植两排亭立的绿树,一排是香樟树,另一排是秋枫。它们落户于此虽一年多,但皆生机蓬勃,绿意盎然。马路旁的灌木丛,鬼针草、鸡屎藤和马交子等攻城略地,野蛮生长。蜻蜓和蝴蝶在飞舞翩跹。不时有灰色的鸽子在草丛中觅食,看见生人,翅膀扑扑,忽地飞到附近的合欢树上。

朝阳初升,仍有威力。我来到高大苍劲的榕树下,大部分榕树两人方能合围,犹如天然凉伞。树下浓阴,清凉无比。这些行道树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苍劲的树干,繁茂的枝叶,独特飘逸的气根,盘根错节,恣意延伸,张力无形。我伫立护栏小憩,看川流不息的车辆。

秋晨漫步,既能活络筋骨,又可惬意怡情。在温暖的秋阳下可凝视艳丽的花儿,在习习的秋风中倾听鸟儿的欢唱,还可静观蜂蝶曼舞,聆听虫儿浅吟低唱。



诗情

# 安平桥(外五首)

许燕影

不曾以这样的姿态呈现于水之上,你是承载八百多年沧桑就此安放

守着青苔,旧日子多好,还是你的泱泱水国乡音听起来依旧温婉有光覆盖,怀乡人的脚步踱过窄窄的青石就开出了花

细数风雨安于静水心亭依稀有鸟鸣雁飞是的,不曾以这样的高度俯瞰而越出我视野的,你的美啊岂止是千里又万里

## 福林寺怀弘一法师

从百年木棉的叶隙仰望蓝天红色燕尾呼啦啦鸽群飞起这是正午,梵音萦绕

于孝端桥望云杉凌空清凉园玉兰和紫藤彼此拥缠因缘殊胜,番沁移溪种下这菩提心你驻锡修持,礼佛中以字结善是否因了这段佳缘?在时间的沙漏沉淀静默中谁渡彼岸却尘缘

随风,风自婀娜。随莲,莲且婷婷如何再回到原点?且心如止水——“悲欣交集”是你最后的绝笔

## 草庵随想

一抹明光耀目于檐角之上于崖壁,红砖赤瓦我寻断章、虚实与明鉴

凝眸空之静美光耀与寂静沉睡千年烟云起,梵音自远及近

敬端慕之情慕江湖豪气或许,禅让皇位只是传说但江山惠及美人,岂可负红颜

执迷金庸武侠的虚构在草庵,原凉或禅悟不透偈语枉费了一场修行的真见

且静如止水——摩尼佛端坐莲台笑而不语

## 紫帽山

一溪拖臂,流水在山间蜿蜒真想把紫湖氤氲的水汽挽进云袖此刻,祥云中听诵经的真言木鱼声声,凌霄塔巍然于云顶

千年石鼓默然,残碑被荒草掩埋谁能化蝶成金?谁又可得道成仙百“心”石隐于峭壁菩提禅思赋予每个字诀以暗喻

提起放下只是一瞬,心有偈语也许阅尽世间百态才能参悟当谦卑的绿置身于紫岚,一座山悬浮我俯身,尘土中的灵魂放低再放低

## 壁山栈道

三面临海托托你的峭立银蛇盘踞,这一锤锤凿出的逶迤令碧波也愧低了身姿壁山崖刻是你崎岖的见证

如果“十八渡港”成就一段传奇你必是海丝路之外的神话更是我理想古国最真切的怀想

## 毓秀楼

止于此,一个音符凝固绝代二十七载风华中亭亭

也曾明月倾瀑,水波粼粼而岸口,最后的长亭与秋草倚窗挥别汽笛惊起鸥鸟浪卷千尺谁一瞥惊鸿,这绝代风华

曾几何时成为战地遗址亭亭白楼楼基低伏那儿曾是春天的城堡那儿曾青鸟盘居而今弹孔累累,空洞的窗后再无庇护的尘缘

岁月就这般的沧桑一个音符凝固,止于此却担起另一份凝重,风华中傲然



作者简介:许燕影,晋江人,现居海南海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诗集《轻握的温柔》《我怎能说出我的热烈》及散文随笔集《燕影的天空》《踏花拾锦年》《那些漫过脚踝的水》等,曾获《现代青年》十佳诗人称号。